



江南第一劍

王 鴻 汪復昌 吳潤生

江南第一剑 王 鸿 汪复昌 吴润生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

(邮政编码, 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1/32开本

184千字 8.5印张 2插页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1,000册

ISBN 7-104-00200-6/I·62 定价: 3.10元

目 录

- 一 道光赐剑.....(1)
- 二 海龄出师.....(10)
- 三 道台献计.....(18)
- 四 军情突变.....(27)
- 五 义军闹江.....(35)
- 六 智沉敌舰.....(44)
- 七 军师探城.....(55)
- 八 义士闯营.....(62)
- 九 婉绣放虎.....(75)
- 十 二丑见主.....(88)
- 十一 海龄罢宴.....(98)
- 十二 闾山誓师.....(109)
- 十三 风雨激战.....(116)
- 十四 隆保盗印.....(125)
- 十五 再入虎穴.....(133)
- 十六 救夫劫子.....(146)
- 十七 江上戏“驴”.....(158)
- 十八 递信救子.....(171)
- 十九 丫环献身.....(182)
- 二十 逃离虎口.....(201)
- 二十一 新仇旧恨.....(210)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二十二 | 都统掷刀..... | (219) |
| 二十三 | 侠女还剑..... | (229) |
| 二十四 | 夫妻诀别..... | (239) |
| 二十五 | 火铸丰碑..... | (248) |
| 后 记 | | (259) |

一 道光赐剑

南国黑风掀恶浪，
中原野火映邪光；
猎猎八旗今何在？
泪眼蒙眛看沧桑……

诸位，这不是说书人的“定场诗”，它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爱国将领写的“七绝”。这位将领是满人，此乃他一时愤慨，一挥而就之作。若问此人到底是谁？何方人氏？因何要写这首七绝？且请听我一一交待。

那是道光二十一年——也就是一八四一年隆冬，北京城里连降三天三夜大雪，大街小巷，早已雪没膝盖，天空的雪片仍在上下飞舞，飘飘扬扬，除了一阵阵的朔风呼号声，几乎听不到任何声息，真可谓路上不见行人，枝头不见飞鸟，正值天寒地冻之季。

这一天的深更半夜，整个北京城寂静无声，只有一座大院里依然灯火通明。这座大院位于北京城郊的镶白旗驻地中心，门楼高耸，院墙森严，院内一对老夫妻和众人已酣然入睡，甜甜地进入了梦乡，只有女儿婉绣躺在床上，在黑暗中睁大双眼，静候她的丈夫回房安歇。

她的丈夫海龄，刚入不惑之年，生得英武，剽悍，虽然秉性刚烈，但对岳父母和妻儿却很温柔、体贴。这一天晚上，因

为雪大风寒，他坚决不准妻子等他，要妻子熄灯就寝，他独自来到大厅，把大厅里的红烛拨得更明亮，把炉中的炭火燃得更旺盛，在烛光下，火炉旁，来回踱着方步。从这面板壁踱到那面板壁，看着自己的身影由小变大，再由大变小……踱步的速度，越来越快，脚步声愈来愈重。突然间，他收住脚步，伫立在中堂前的方桌旁，从香几上取出笔、墨、纸、砚，研墨，铺纸，奋笔疾书，一气呵成，写下了上面那首七绝诗。写毕，将笔一掷，眼中热泪终于憋不住，沿着面颊刷刷而下，一双蒙眬的泪眼凝视着中堂旁的宝剑……

这是几代人的传家宝，祖宗们曾跨马挥剑，跟随旗主南征北战，东讨西伐，立下赫赫战功。这柄宝剑传到他这辈，剑光更寒，剑锋更利。一年前，他奉皇上之命，率领旗兵，远征河南，剿灭黄河边的李文成起义军。多少个白昼奔驰在广袤的荒原上，多少个夜晚露宿在无边的野沙滩，与敌周旋一年之多，终于查清了起义军的首领李文成的行踪。在千里冰封的“三九”天，他率全部兵马，从东、西、南三面包抄李文成的人马，一直把李文成的残部逼到黄河边。起义军仗着从小在黄水中泡大，体质强，水性好，纷纷纵身跳进黄河，准备渡河北撤。清军先头部队赶到岸边时，一个个望河兴叹，畏缩不前。海龄冲到黄河边，面对冰寒刺骨的滔滔河水，毫不迟疑，翻身下马，高举利剑，冲下河去。将士们眼看统帅奋勇当先，哪个还敢畏缩？随即紧紧跟上，杀向河心。顷刻之间，一场水中肉搏战在黄河中展开了。如此战场，不仅随时随地有被杀伤的危险，而且随时随地有被河水淹没的可能。即便丢开生死之危，那刺骨的冰水淹没到胸口的滋味，也令人毛骨悚然。只因主帅身先士卒，旗兵才愿意舍生忘死地杀敌。鏖战半日，尸体覆盖了河面，鲜血染红了黄水，几百

名起义军士除首领李文成之女李水巾在混战中逃走，其余全部葬身河底。清军最后围歼李文成时，看见李文成身边已经漂浮了几十具旗兵尸体，四面的旗兵再不敢贸然向前，又是海龄大吼一声：“杀——！”纵身扑到李文成背后，手臂一挥，将手中的利剑投掷出去，“呜——”没等李文成觉察，剑尖已插出了李文成的前心窝。

海龄飞马回京请功，将带血的利剑呈皇上钦验。就在他晋京请功的前几天，珠江口沙角、大角炮台失陷于英军，紧接着传来钦差大臣琦善擅自与侵华英军议订《穿鼻草约》——割地赔款的耻辱消息。年满花甲的道光皇帝气得面色绛紫，手脚冰凉。海龄上朝报功，皇上不紧不慢、不咸不淡地说了句：“爱卿忠心可嘉！”随即退朝。这怎能不令海龄胸中冰凉，心里愤懑？在高呼“皇恩浩荡”之时，一股无名之火也在心头暗暗燃起。

他没有办法把这无名之火当众发泄，就回家倾泻在宣纸上，把他一时的痛苦和不安埋藏在字里行间。

男儿有泪不轻流。驰骋疆场的猛将怎么会轻易沉沦？海龄一把抹去脸上的泪水，纵身摘下宝剑，把烛芯挑亮，把炉膛拨旺，烛光腾腾，炉火熊熊，他在烛下炉旁，摆开架势，凝聚精神，挥舞起宝剑。霎时间，火光映剑光，剑光卷寒锋，嗖一嗖一嗖，亮铮铮恰似一股泉水，冷森森犹如千条寒冰。一把剑在空中飞舞，一双脚前纵后跳，脚步越迈越急，宝剑越舞越快。海龄舞着舞着，觉得战袍裹身不自在，厅堂太小放不开手脚，索性脱掉战袍，只穿紧身夹衣，拉开大门，一个箭步，跃到院子中央，重新摆开架势，迎着漫天飞雪，一把利剑前穿后刺，上下飞旋，把雪片劈向四面八方，一片雪都不能落到他的身上。当他练得大汗淋漓之时，

脚底下没膝的积雪已被他踏化成一汪清水。

“大人，时间不早了，请回房安歇吧。”

原来，睁眼静候在房中的婉绣早已翻身下床，拿着丈夫脱下的貂皮战袍，在大厅门口观望多时了。

海龄与夫人步入大厅。夫人忙端茶，海龄坐在木椅上小憩，二人默默相对无言。这对中年夫妻，结婚十载，一直情深意笃。海龄的祖先原为名门望族，到父辈时突然衰败。父亲去世早，母亲又多病，致使海龄从小就过着贫寒的生活。可他穷不失志，潜心习武，夏练三伏、冬练三九，夜伴更鼓、晨伴晓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在一次大比武中，海龄夺得全旗第一名，旗主给海龄颁奖时，旗主的女儿婉绣对小伙子悄悄动了心。开始，母亲竭力反对，父亲也颇踌躇，但为婉绣的真情所动，也为小伙子的人品所感，最终允下这门婚事。

婚后十年来，海龄戎马生涯，转战东西南北，很少回家与妻子团聚。婉绣服侍重病卧床的婆婆七八年，直到百年归天。母亲咽气前，泣不成声地对海龄说：“旗主恩德，今生难报！媳妇之情，儿当牢记！”婉绣从此挑起家庭重担，精心抚育独生儿子，既教文，又教武，倾注了满腔的心血。海龄每逢回忆这些往事，都觉得欠夫人的情太多太多。夫人呢，又总是淡淡一笑：“夫妻如一人，还分什么你我？”

星移斗转，夜尽昼来。第二天，当霞光照进大厅的时候，院门大开，一位内宫太监跨进大院，来到正厅，大呼一声：“圣旨下——！”海龄夫妻慌忙跪拜于地，虔诚地接旨。“圣旨宣镶白旗三品参领海龄上殿！”“喳！谨遵皇命。”

太监飞马回宫，海龄夫妻仍跪在地上。目送人马远去，直至消失在小巷深处。夫妻二人站起来，面面相觑，胸中不

禁发问：此次入朝是吉是凶？

不管是凶是吉、是祸是福，海龄都不敢懈怠，他顾不上安慰夫人，更来不及向岳父母禀报一声，火速命侍从韉马，赶往紫禁城朝见皇上。

刚交卯时，紫禁城东、西、南、北的东华门、西华门、午门、神武门同时打开，被召见的文武百官鱼贯而入。海龄一见如此阵势，料定今日召见非同一般，皇上对平息南国烽烟将要作出重大决策。

在太和门前，海龄遇见了御前大臣、皇侄奕山大人，还没等他上前请安，奕山大人反主动朝他颌首微笑，这可叫海龄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：堂堂一品高官向我区区三品招呼，究竟为了什么？真令人深邃莫测。海龄心中狐疑，脚步忽高忽低，随着众人步入太和门，进长廊，登殿前台阶，一步一步进了太和殿西门，他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先入殿的文武大臣，按制走到三品级山那边站定，毕恭毕敬地等候皇上驾临。

卯时三刻，多日不见的朝阳给太和殿外的积雪罩上了一层艳丽的薄纱，被召见的文武百官，都按品级山规定的位置站在丹墀甬道两旁，一个个屏住呼吸，双手低垂，恭迎圣驾。只听内侍太监一声喊：“圣驾到！”百官连忙山呼“万岁！”同时跪拜迎驾。道光皇帝先把众官扫视一遍，然后平和地说了一声：“诸卿平身！”就在大家直起腰，站起身，抬起头的当儿，海龄偷看了道光皇帝一眼。只见他：器宇轩昂，威风凛凛，双目炯炯，声如洪钟，与昨天跟他说“爱卿忠心可嘉”时的萎靡不振之样相比较，简直判若两人。面对精神焕发的皇上，海龄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。心想：出门看天色，进门看脸色。皇上今天这副阴转晴的脸色，一定是大吉大利，抗击英夷入侵，平息南国烽烟，一定有了决

策。

六十岁的道光皇帝今日不同往常，不用宫女搀扶，大步登上金漆雕龙宝座，甚至没等坐下，便威严地发布圣谕：“查直登上隶总督、钦差大臣琦善，私自向英夷求解，断送香港、广州，丧失沙角、大角，长洋人志气，灭我大清威风，辜负朕一片厚望，立即锁拿进京治罪！”

海龄听到这里，松驰的心弦又一下子绷紧了，心想：皇上今日是查失问罪啊！查过琦善的过失，不知下面要问谁人之罪了！

还好，皇上说到这里，立即坐了下去。殿上文武百官都轻轻吁了一口气，绷紧的肌肉开始松动。

皇上又提高嗓门发布第二道圣谕：“为重振大清雄威，朕命御前大臣奕山……”

皇侄奕山忙趋前叩拜。

“任靖逆大将军，即日起程赴广东主持战事，须竭力将英夷通通赶出大清国土！”

“喳！”奕山答应一声退至甬道旁。

接下来，大概是第二位大臣受命了。可偏偏出乎文武百官意料，道光皇帝命太监飞马去海龄府中取那柄立过赫赫战功的宝剑。此举令众大臣大惑不解，更叫海龄莫测高深，刚刚踏实的心又一次高悬起来，真不知宝剑有功还是有罪？若说有功，昨日献剑之时，皇上几乎不屑一顾；时隔一日，难道就得到皇上的青睐？若说有罪，海龄又实在想不出它触犯了哪条王法？

海龄心弦绷得紧紧的，众大臣也都惴惴不安。近来，他们越来越琢磨不透圣意，总觉得皇上越来越喜怒无常，每个人都可能有旦夕祸福。

太监把宝剑取来了，皇上亲自接剑，双目凝视，双手抚摸，连赞：“好剑！好剑！”

海龄早已跪拜于殿前，俯首贴耳，听任皇上发落。这时候猛听皇上连赞：“好剑！好剑！”不由心中发毛，不知皇上为何匆匆派人取剑，又为何在殿上连声赞剑？既不敢抬头望皇上忽喜忽怒的脸色，更不敢以话相答，只好侧耳聆听皇上的下文。

“朕册封此剑为‘江南第一剑’！火速将这几个字镌刻于剑锋上！”

“喳！”内侍双手接过宝剑，当即送到内务府刻字去了。

大殿上一时鸦雀无声，大臣们都在心中暗自嘀咕，不知皇上此时册封“江南第一剑”到底是何用意。

海龄匍伏于地的身子虽然一动未动，贴地的头脑里却激烈地翻腾着：怎么叫“江南第一剑”呢？大概是我的耳朵听错了，把“河南第一剑”误听为“江南第一剑”了。对，我是在河南用这柄剑将李文成刺死的，一定是“河南第一剑”。哦，再一想，不对，“江”、“河”二字并非是同音字，刚才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地听见皇上册封的第一个字是“江”字，那……大概是“江山第一剑”吧？嗯，不错，“南”、“山”是一个声韵，定然是皇上对此剑特别器重，特别宠爱，认为此剑“功在河南，威振天下”，故封“江山第一剑”也！……

说时迟那时快，没等海龄想出个究竟，内侍已从内务府把宝剑取回，剑锋上刻了七个醒目的正楷——“钦赐江南第一剑”，小心翼翼地呈上皇帝御案。

道光皇帝接过宝剑一看，把头连点了两下，对内务府这

次办事神速表示满意，接着又向海龄看了一眼，和颜悦色地说道：

“哈哈！爱卿平身。”

海龄边说边站起来：“谢万岁！”

“爱卿可知江南京口？”

“臣虽未去过，却早听人说过，此城古称南徐，雄踞运河与长江交汇处，可称金陵屏障，大江咽喉，南北交通之枢纽。”

“爱卿说得对，京口乃江南重镇，而江南又是天下丰饶富庶之地。我朝由于连年对英国作战，财力物力均感拮据，迫切需要江南钱粮解运进京，充实国库，怎奈京江两岸盐梟纷起，扰乱我抗英大业，动摇我大清江山。爱卿在河南战功赫赫，忠、智、勇兼备，朕命爱卿为八旗兵驻京口副都统，晋升二品，即刻赴任。”

“谢我主隆恩！”海龄扑通一声跪倒于地，连连叩首。

道光皇帝好象没有看见海龄跪下似的，继续侃侃而谈：

“爱卿可知，京口乃历史名城，古城内外，有‘天下第一江山’、‘天下江山第一楼’、‘天下第一泉’……等许多天下第一。不谈文人，仅武士就有周公瑾、梁红玉、岳飞、辛弃疾等，在京口留下丰功伟绩。爱卿此去京口，望以英雄自勉，火速歼灭盐梟，保证江南钱粮源源入京。爱卿在河南平乱战功显赫，此去京口定能手到擒来，望爱卿速在京口竖起‘江南第一剑’，朕翘首以待，盼候佳音。”

“臣愿肝脑涂地，以报皇恩！”海龄又一次叩首。等待皇上叫“平身”。

殿上文武百官，听皇上一席长谈，左一个天下第一，右一个天下第一，最后又叫海龄在京口竖起“江南第一剑”，深

知这不仅是向海龄委以重任，寄予希望，而且暗示海龄要用“江南第一剑”，去创立“天下第一功”，做天下第一个大英雄。所以一个个听得点头晃脑，如醉如痴，对海龄羡慕不已，以至圣言结束，他们仍未觉察。直到海龄第二次叩头谢恩，他们才发现皇上话已说完，这时候海龄仍然比大家矮了半截，象一根肉桩子跪在地上。皇上既没有叫海龄“平身”，哪个敢叫海龄站起身来？百官个个发愣，金殿静寂无声，可谓尴尬透顶。

还是御前大臣皇侄奕山头脑灵活，深知皇上心意，赶忙带头跪倒。百官见奕山跪倒，金殿上顿时如同敲鼓，“扑通！扑通！……”一个个抢前挪后，齐刷刷地跪倒在地，虽然年纪有大小，嗓音有高低，但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齐声呼喊起来：

“圣君英明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道光皇帝坐在龙椅上龙颜大开，笑咪咪地站起身来，手一挥：

“众爱卿平身，退朝！”

二 海龄出师

第二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海龄见天气不算太冷，便带领家眷和随从，迅速登上官船，从北京码头出发，一路南行。海龄为了不负圣恩，恨不得一步跨入京口赴任，根本无心观赏运河两岸的大好风光。他再三催促船工扬帆、摇橹、点篙、拉纤，风雨无阻，日夜兼程。

沿途经过若干城镇，除了上岸补充柴米食物，均是顺流而过。这一天，已到达运河南端，长江北岸的最后一个码头——瓜洲渡口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江面上突然刮起猛烈的东南风，顶风顶浪，加上夜黑江阔，船老大见天气状况恶劣，不宜行船，便上前相劝。夫人婉绣也劝阻丈夫，海龄方同意船在瓜洲抛锚过夜。他一再提醒部下，瓜洲、仪征乃盐匪巢穴，千万不可贪睡，谨防匪徒偷袭。他自己衣不解带，手持利剑，步出船舱。江面风声呼啸，江心波涛滚滚，真是气势磅礴，与北方旱地相比，又是一番景象。

舱内，夫人和十岁的儿子宜兰泰，因江面波动，船身摇晃，都难以入眠。夫人守在孩子身边，给孩子讲解古诗词，她告诉孩子，他们停船的地方瓜洲，位于运河与长江交汇之处，宋代大诗人王安石曾有七绝《泊船瓜洲》非常著名。江那边是京口，和瓜洲隔江相望。钟山又名紫金山，位于金陵城东，与瓜洲相距不远，只隔几重山。京口、金陵都在江南，北方的积雪还没有融化，江南已经一片葱绿……讲到

最后一句“明月何时照我还”时，儿子突然发问：“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北京呀？我想外公外婆哩！”儿子的话牵动了母亲的思乡之情，夫人凝视着儿子充满稚气的脸庞，默默无语，舱内无声无息。

怎么讲解这首诗呢？海龄站在船头上听见夫人的讲解，心里暗暗责怪：此时此地，讲这首凄婉怀乡之词，太不适宜了。孩子今生初见大江，理应高唱苏东坡的〔念奴娇〕：“乱石崩云，惊涛裂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！”

仿佛两人的心是相通的，夫人接着说：

“孩儿，我母子随你父亲来京口，为的是要成就抗英强国之大业，不可多恋家园。京口历来为风光名城，许多有志之士和文人曾在这里借景抒怀，忧国忧民，辛弃疾曾写下‘何处望神州？满眼风光北固楼’的诗句。此次皇上要你爹爹在京口竖起‘江南第一剑’，京口风光将更为壮观！”

海龄听着听着，皱着的眉头舒展开来；听着听着，冷峻的脸上有了笑容；听着听着，心头象一团烈火在燃烧；他暗暗起誓：“决不负皇恩，火速剪除盐匪，在北固山下竖起‘江南第一剑’，以壮京口风光！”

当夜平安无事。

俗话说：春天孩儿面，一天变三变。昨晚刮的东南风，天空阴沉，天亮时突然转为西北风，朝霞漫天，浑浊的江水被染成一片金黄。海龄见了，不由心中大喜：“老天有眼，顺风顺水，送我京口上任！”他命所有官船起锚解缆，扬起双帆，乘风破浪，直发京口。

借助强劲的西北风，船似离弦之箭，直射江南。眨眼之间，已望见京口的金山码头。

这金山码头位于金山寺脚下，巨石垒成十几丈高的江岸，数十级台阶从山脚一直延伸到江心，又有巍巍金山作屏障，码头更显得雄伟壮观。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，圣船就是在此停靠的，因而人称“御码头”。这码头有个怪病，叫“顶风顶水好靠船，顺风顺水难拢边”。就是说，刮南风时，有十几丈高的江岸挡住风，江岸下的水面却风平浪静，只要船顶风顶浪过来，很容易在江岸下面抛锚系缆。顺风顺水为什么难拢边呢？因为京口一带江面宽阔，风从北方刮来，进入京口之后全无遮挡，风借江势，江借风威，风狂浪激，风浪扑到大江南岸时，势如乱云翻滚，力如万马奔腾。如若码头是坡岸，狂风可掠过江岸而去，激浪卷上江岸可以渐渐平缓下来。可是，金山码头有金山挡道，石岸高耸，狂风受阻，激浪被挡。脱缰的野马受惊，必然要前蹄腾空，全身直立，仰天嘶鸣。江中巨涛冲击到江南，被金山和石岸阻挡，顿时腾起一股股冲天浪峰，势不可当，船又如何能拢边？海龄的官船初入长江，哪里晓得金山码头的怪病？

官船离金山码头只剩下二、三十丈距离，船老大看见来势汹涌的“转头浪”，想乘前浪过去，后浪未到，猛力划桨，冲向岸边。第一回，船老大眼疾手快，前浪尖刚擦过船底，就大喊一声：“嗨！”用尽全力划起双桨，企图让船顺着浪尖往下滑，哪晓得船头刚朝下滑，更大的后浪已冲击过来，将船冲出去几十丈远不算，还差点儿把船颠翻。第二回，船已冲到离码头只有几丈远，眼看就要靠岸，船老大刚准备抛锚甩缆，突然遇到一股“旋风旋浪”，旋得官船在水中直转圈圈，船尾差点儿和伸入江心的石阶相撞。旋浪还没停止，船上的人一个个还在晕头转向，“转头浪”已经涌来，又把船送回到数十丈远的江心。

第三回没有靠岸。第四回仍然没有靠岸。经过多次努力，船只能在二、三十丈外徘徊，海龄心里着急，船老大力已用尽，船上的所有人都在“望岸兴叹”，船再也不能拢边了。

船上的人着急，岸上迎接的人同样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

早在官船离开瓜洲码头之时，金山脚下已经排满了一顶顶官轿，拴满了一匹匹战马，挤满了前来迎接的人群。有京口的大小官员，有刚刚从南京调来京口任职的协领隆保等旗人，还有地方官员和各界绅士名流。他们有的带来锣鼓、乐队，有的带来鞭炮、土枪。庞大的欢迎队伍中，最显眼、最活跃的要数京口最高长官——常镇兵备道周项。此人生得小巧玲珑，眉清目秀，心虽已“知天命”，貌却象刚到“而立之年”。周项看见官船三番五次靠不上岸，拢不了边，滞留江心，无计可施，手足无措，只得站在岸边抓耳挠腮，瞪着眼睛看着官船在二、三十丈外的江面上颠簸。

海龄见船一直不能靠岸，心里暗暗着急，他晓得自己不熟悉水性，是个“旱鸭子”，所以既没插一言，更未插一下手。他见船老大忙得焦头烂额，束手无策，这才思虑起让船靠岸的办法。想了一会儿，突然抽出佩剑，叫船老大取一根长麻绳，将绳的一头系在剑柄上，另一头系在船头缆桩上，然后把剑紧紧握在手中，双目注视着风浪的动向，当他看见身后一阵狂浪卷来，船被风浪推向码头的霎那间，便后退一步，复向前跨了一步，使出全身之力，猛挥手臂，一声喊：

“嗨！”将系着麻绳的宝剑投掷出去。“嗖——”只见剑带风声，寒光耀眼，如银蛇闪烁，似流星掠过，向岸边欢迎人群的头顶上飞了过去。